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
 文會 校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卷四十



皇明文衡卷之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代古檄

論中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一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誅其事而求予序之
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
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
一日也宋娥之死二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
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百年之後而
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
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
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
猶不得也今 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
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
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一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真制忠愍公
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墓書註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
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爲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
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
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
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竝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
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
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
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

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其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尚令彥淵與諸大儒

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

疏宥禮門客間則讀書為文不違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竝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徊澁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

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為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分布郡邑而實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谷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任之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師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宣傅相其位秩差後

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復

表襄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

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侖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材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

中臺也數犯

天威陞陳讜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
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先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
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
河間東平之賢使 晉邸綽為令 王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 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
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
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約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不足
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蓋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

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乎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
離世絕俗不接乎事與居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
憤不介於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能使怨對咨歎不形乎其
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為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為
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錄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感頌
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况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
者乎漢唐與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履其三之
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蓋甚衆至觀其論述猶或有艱窮無
聊畏罪懼謗之歎蓋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
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恠夫言語文章之
難乎出於正也元氏之全有中國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
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誅之故士之仕者苟循理自守則可

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
接或任違其能叢以細故而繩以吏責亦烏能脫然無累於
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蓋世之所至少者也先
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事養撫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昏賓祭
絲役之事有常主自爲學之外一不以入其心而出仕於朝
歷翰林經筵太學太常或爲其屬或掌其教日從世之名人
大儒雍容講說而未嘗預簿書錢穀之煩及乎運衰而社易
奉身而歸爲老成人享其脆華美之養歲時從賓客兄弟嬉
遨燕眺子姓左右數十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賦詩以述
其樂余與先生遊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葯房居士集而
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望乎外無所激乎中
若不聞乎世之憂樂者不平感憤之言無毫髮見於其間噫
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於斯文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
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開其趣故至陔隘淺陋而不足傳也
因先生之所遇以求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是豈特一
人之言也哉是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
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爲雙谿又
北折東驚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閩嶠東逾天台
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爲山水名郡余
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金華紫巖者以十數金
盆蓋晉黃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
其西爲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歷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峯尤

爲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逮者也洪武丙辰冬
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沂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
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
之偉觀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爲未屬厭也蓋
全湘距春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
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嶽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
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來雲川覽天目
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
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郡朱世庸不遠數百
里走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纔
數舍密邇石室固平昔所願遊者也所謂十詠若華釜之峯
樓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

自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乏軒亭之勝或淪於閉曠有是室
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詠哉聞朱氏之居其
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
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倍蓰
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爲茂草雖欲仿像其遺跡而不可得惟
唐王摩詰輞川別業逮今猶可想見誠以篇詠猶傳故也朱
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
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
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克攬奇勝
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在
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
不可得而見矣然獲歸老故山逍遙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

不既厚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幾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二代之禮樂乎公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

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絕而習之及帝旣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監翰林大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備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龔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

之日書以爲贈

城江送別圖序

深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城江之許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咨嗟感歎不忍爲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

天子何幸之深毋爲不忍余別也衆闔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敷以爲廉則察以爲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

別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旣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
憑柁樓顧望踟躕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水葉飛撼撼涼
飈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
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
余謂送公之別不干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
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壽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
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
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
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
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
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

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
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
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
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
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
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
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

皇上始踐大寶首下 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
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篋庭如水赴海而
隱者之廬殆空矣

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
蓋先生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
任者不迫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
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
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
山沐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
情而厚民俗寔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
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
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暢
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又聞漢
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

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
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

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
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
蠟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蠟即
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
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
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蠟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
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
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

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蜃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况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

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可以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敬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一

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貝瓊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倅錢宰金華鄭濤同被

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

詔臣倅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鷲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蝨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